

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集刊

甲骨文與殷商史

新五輯



宋鎮豪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甲骨文與殷商史·新5輯 / 宋鎮豪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325-7907-5

I. ①甲… II. ①宋… III. ①甲骨文—研究②中國歷史—研究—商周時代 IV. ①K877.14②K223.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79770 號

甲骨文與殷商史(新5輯)

宋鎮豪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惠敦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0.75 插頁 2 字數 382,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907-5

K · 2134 定價：10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目 錄

釋“羌” 朱鳳瀚	(1)
伊尹(黃尹)的後代	
——武丁卜辭中的黃多子是誰 蔡哲茂	(8)
讀顧頽剛《黃帝》文談商周之“帝” 常玉芝	(22)
略論我國火攻戰法的上古淵源	
——以甲骨文資料為例 張惟捷	(38)
帝辛十祀征夷方甲骨復原及其意義 王恩田	(49)
讀契劄記二則	
黃天樹	(57)
讀《商王朝文物存萃：甲骨·青銅·玉器》劄記二則 孫亞冰	(62)
論甲骨、金文中“隹王 𠀤 祀”是“隹王廿祀”	
——從商後期“寧孶方鼎”銘文考釋說起 曹定雲	(65)
釋金文中的“鬻” 周忠兵	(89)
說腹、飽 謝明文	(94)
甲骨文字釋讀兩篇	
——釋“值”、釋“𠂇 示” 牛海茹	(100)
從占卜角度續論命辭的性質與主要特點	
劉 源	(113)
花東類卜辭的結構格式 章秀霞	(129)

論甲骨文中的當事介詞“于”	張玉金	(154)
甲骨卜辭“往于田”補議	喻遂生	(179)
甲骨“陽文”綜說	蔣玉斌	(187)
讀北圖甲骨札記	林宏明	(202)
甲骨文中的殘字整理	劉影	(209)
甲骨卜辭不同字體共版情況的整理與研究	莫伯峰	(215)
《甲骨文字編》指瑕	蔡哲茂	(233)
《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著錄表校訂	李愛輝	(283)
《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介紹	宋鎮豪	(289)
何日章挖掘甲骨	李宗焜	(293)
《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的材料來源	郅曉娜	(298)
殷墟文化第四期絕對年代辨微	李宏飛	(318)
徵稿啓事		(328)

釋“羌”*

朱鳳瀚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403^①,即《合集》451是牛肩胛骨刻辭,屬賓組,其文曰:

辛卯。

乙丑。

貞,其用^卜羌,東飭乡用。

壬辰。(圖一)

與此條卜辭有關係的是另一條賓組卜辭,即《合集》452,曰:

^口^卜羌眾^口白人歸于^口。(圖二)

“羌”之“”字,常弘釋作“鼂”。丁山釋^𠀤字左側下邊的^𦥑(此字形應即本文討論之^𦥑字異體)作“象蟲口之利於戈戟者”,並釋^𦥑爲蠹字。李孝定從之。饒宗頤隸定該字作“𧔽”,是將^𦥑釋作“鼂”。姚孝遂否定讀“蠹”說,但未釋讀,只認為^𦥑“爲用牲之法”^②。方稚松釋此字作“竈”,以爲是“進獻”之義^③。但此字很可能是“甗”字的異

* 本文先於2014年10月在旅順博物館、中國科學院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舉辦的“《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首發式暨甲骨文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在收入本輯《甲骨學與殷商史》時有所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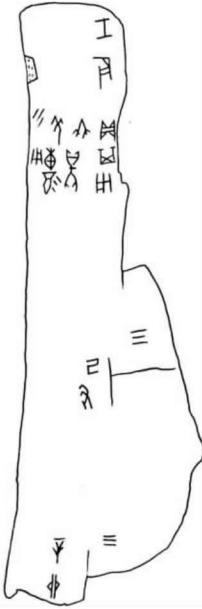
① 宋鎮豪、郭富純主編:《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上)圖版403正(1)、(2),(中)拓本40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以下圖一用的是此書拓本。又,^卜現學者通釋作“竹”,本文暫用其原篆。

② 以上諸家說見《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6年)第四冊,第3347—3349頁。

③ 方稚松:《殷虛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綫裝書局,2009年,第62頁。按:其釋義是對的。



圖一 《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403(《合集》451)



圖二 《合集》452

體。“甗”字在賓組卜辭中多寫作𦥑、𦥑、𦥑，爲甗的象形。在𦥑(《合集》18567，賓組)、𦥑(《合集》34343，歷組)字中，下邊的𦥑、𦥑亦應是甗的象形字。裘錫圭《論歷組卜辭的時代》曾舉出𦥑字(《合集》10076，賓組)，認爲是𦥑字的異體^①，亦可證甗字可寫作𦥑或𦥑。西周早期器甗侯鼎的“甗”字寫作𦥑，其左下部甗的象形字形作𦥑。現在我們討論的𦥑羌之𦥑字，其上部的𦥑，應即𦥑、𦥑及𦥑、𦥑的異體，亦即甑部。下部𦥑即是𦥑或𦥑(鬲的象形)的異體。此字中間的一橫畫，疑即表示甗器甑、鬲之間的算。下面做簡要論證。

上文提到的𦥑字，見於以下何組卜辭^②：

庚子卜，大貞，王又𦥑且，庚今辛酌又。 (《合集》27376)

□亥卜，其又𦥑毓□。 (《合集》27378)

庚𦥑。 (《合集》27379)

□于匕庚庚𦥑。 (《合集》27540)

① 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② 關於𦥑字及𦥑字，請參見本文末之“附錄”。

癸亥卜，其酓于河。

(《合集》30428)

由這個字不同的寫法可知^①與“羌”之“”均應是酓字之異體。

西周時青銅酓常有自名爲“獻”，字寫作从犬从虍，或从犬从酓的象形，後者字形先已見於殷墟卜辭，如^②(《合集》31812)、(36345)。加“犬”旁之意，《說文》釋作：“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獻之，从犬，虍聲。”意即專爲宗廟獻祭所用犬名。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認爲“犬亦聲”^③。“獻”是曉母元部字，“犬”是溪母元部字，韻部同，而聲母分屬曉母、溪母。曉母是喉音，溪母爲牙音，而喉、牙二聲母在上古時發音極近^④。故“獻”確與“犬”聲近同。所以此从犬从象形酓字的字仍可讀同於只作象形之酓，並可讀作“獻”字^⑤。

西周金文中“獻”字寫法多數不作上引卜辭从犬、从酓的象形的字形，而作从犬从虍。所从虍在卜辭中作^⑥(《合集》26954)，在西周金文中作^⑦(獻侯鼎)、

在西周早期器伯真酓銘文“白(伯)真乍(作)肇^⑨酓(酓)”(圖三)中，“酓”寫作^⑩，基本上仍是上引殷墟卜辭所見從酓之象形、從犬的寫法，所从^⑪應即是“酓”字通常所寫的象形字形之異體^⑫。而非常重要的是，這一字形與上邊所列舉的^⑬及其異體^⑭等尤爲接近，不同的僅是下部鬲的三足在^⑮

山東省博物館藏甲骨中有言“酓”臣、妾的賓組卜辭：



圖三 (《銘圖》03247)

①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上、下)，中華書局，1998年。

② 參見李新魁：《古音概說》，廣東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9頁。

③ 獻、酓皆从“虍”聲。從上古音看，“酓”、“獻”均元部字。聲母，“酓”爲疑母，“獻”爲曉母，疑母爲牙音，曉爲喉音，上古牙、喉音發音極近。故“酓”、“獻”上古音近可通。

④ “虍”或即从“虍”，“酓”聲(訛作“鬲”)。或以爲“虍”爲所加聲符。“虍”爲曉母魚部字，獻爲曉母元部字。魚部爲陰聲韻，元部爲陽聲韻，魚、元主要元音相同，有近似於陰陽對轉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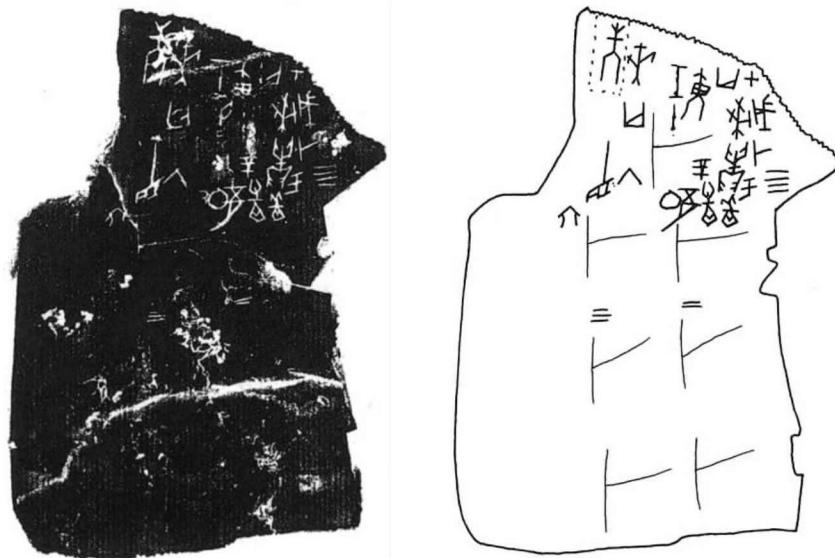
⑤ 此字所从“酓”的象形字上邊加有“卜”字，其字形與西周金文中“鼎”或寫成^⑯類同。

貞，今庚辰夕用，**𠂔**小臣卅、妾卅于帚(婦)。九月(《山東省博物館珍藏甲骨墨拓集》0331①)

𠂔(甗)即當讀作“獻”。

小屯村中、村南出土甲骨中亦有以寫成**𦥑**的“甗”字讀爲“獻”的：

甲戌卜，其來于**𦥑**羊百、牛百、黃璧五。 (《村中南》364，午組，圖四)②



圖四 《村中南》364

將**𦥑**認作“甗”而讀作“獻”，卜辭即可文通義順。

“甗”可讀作“獻”，那麼上引旅順博物館所藏卜辭《合集》451 中“貞，其用**人**獻羌，寅肜彖用”其大意即可理解爲是貞問：是否用**人**獻來的羌作人牲，在行肜彖之祭祀時用？

《合集》452 言“**人**獻羌眾口白人歸于口”，因辭殘，不能知其完整的語義，因“羌”後有“眾”字，所以**人**向王所獻除羌外，似乎尚有其他被俘獲的異族人，後邊“白人”不知是否會在其中。“白人”也可能是指白皮膚之人(白種人?)③。以“甗”讀作“獻”使

① 劉敬亭編著：《山東省博物館珍藏甲骨墨拓集》，齊魯書社，1998年。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上、下冊)》，雲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③ 參見裘錫圭：《從殷墟甲骨卜辭看殷人對白馬的重視》，收入《裘錫圭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用，在卜辭中有其他例子，如何組卜辭有：

乙卯卜，燭貞，虩(獻)鬯其用匕辛殼。

(《合集》26954，圖五)

這也是言“獻羌”用於祭祀。

□ 王貞，余乎甗。

(《合集》20317)

王所乎“甗”，自亦當讀作動詞“獻”。

上引《合集》451、452 言“ 獻羌”，殷墟王卜辭中還多見卜問下屬是否“來羌”、“ (以)羌”、“(以)羌”，其義雖會有某種差別，但大致均是講向王致送俘獲的羌人。由卜辭多卜“來羌”、“以羌”亦可知，當時商王令下屬捕獲、致送羌人似已成爲常制。從卜辭看，可能大部分的羌人在送來不久即都被王用作人牲了。如：

丙子卜，殼貞，今來羌率用。

(《合集》248 正，賓組)

丙寅卜，賓貞，小來羌，來甲戌^贞用。

(《合集》241，賓組)

辛亥卜，旅貞，有來羌其用。在四月。

(《合集》22539，出組)

甲辰貞，射爾^贞目(以)羌其用自上甲^贞至于父丁。庚乙巳用，伐冊。

(《屯》636，歷組)

在賓組卜辭中可見商王用羌狩獵(《合集》154—158)，知送到王室的羌人也有被留作奴隸侍奉商王的，但多數還是被用作祭祀時的人牲了。^① 商王朝不甚珍惜勞動力，不是將俘獲的異族人用到生產中去，而是大量用作人牲，確實像以往學者們指出的，除了反映出當時確以祭祀爲“國之大事”外，也折射出商人的社會與所謂奴隸社會的狀況有所不同。

附錄：關於^羌及^𦥑字的字釋

^𦥑字从戈从^羌。^羌字在卜辭中數見，但^𦥑上所从字形並不單一，或作^𦥑，或作^𦥑，



圖五 《合集》26954

^① 羌人已成爲商人用來作祭祀人牲之主要對象，相比羌人，其他異族族群作人牲者似乎要少得多。這一種可能是因爲羌人族群在商人周圍的異族中人數相對較多，且居住地分佈廣泛，以至於像在卜辭中見到的那樣，商人田獵即能捕獲羌人。二是可能因爲羌人在殷代前期，即廩、康之前，武裝力量較弱。在何組卜辭中可見“王令五族戍羌方”(《合集》28053)，知此時羌人已成爲商人軍事勁敵，但時已至廩、康。

作𦥑(字見《史語所購藏甲骨集》334^①),作𦥑(字見《村中南》238),或作𦥑(《合集》364176,又如《合集》27376 𦥑所从,又見下引大保玉戈銘),𦥑、𦥑、𦥑皆當讀作“橐”,𦥑或是“橐”之異體,而𦥑則是“束”字。由此可見,此字𦥑上所从或作“橐”,或作“束”,字不統一,似不大可能作聲旁,故此字當讀𦥑聲,即仍可讀作“橐”(獻)。下邊所引諸卜辭中的𦥑字當是从戈橐聲字,亦仍可讀作“獻”。卜辭中𦥑後多受祭之祖先神,𦥑讀作“獻”,其義即奉獻祭牲(字从“戈”,或有殺牲以用享之意)。

《史語所購藏甲骨集》有三條卜辭言及𦥑,惟字多殘:

其用𦥑,□弗悔,王侃。 (332)

□女,其用𦥑若,弗悔,王侃□克孚二人。 (333)

……𦥑若,□侃,余執□。 (334)

此三辭中均貞問及“用獻若”,“獻”在這裏應是指祭祀所用人性,故前邊使用卜辭用牲之習語“用”。

小屯村中、村南出土甲骨中,有無名組卜辭作:

戊子卜,其彭,沚隣𦥑,目𦥑(𦥑)蒼。茲用。允雨。 (《村中南》238)

沚,沚氏,卜辭中多見。隣或是私名,𦥑仍可讀作“獻”。即言沚隣爲祭祀有所貢獻(獻牲),“蒼”或可讀作密(密),安寧也。“以𦥑密”或是指彭祭以𦥑(或即以𦥑盛酒灌地)而降神、安神。從辭末驗辭言“允雨”看,此次祭祀或與求雨有關。

黃組卜辭有:

戊戌卜,王其迄𦥑馬𦥑𦥑馬□小臣□𦥑克尸(夷)𦥑□。

(《合集》36417+8359,蔣玉斌綴合)

此條卜辭辭義待再考,但𦥑之主語如是小臣□,則亦當讀作“獻”,是小臣□之行為。

又,現藏美國華盛頓弗里爾美術館的所謂大保玉戈,其刻銘曰:

六月丙寅,王才(在)豐,令大保省南國,帥漢,往(出)寢南,令徵侯辟,用𦥑走百人。 (《銘圖》19764)

^①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史語所購藏甲骨集》,臺北,2009年。

大保令徽侯“辟”，即令其開闢其省南國之路。徽侯“用^犧走百人”，《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走”，李善注“走，猶僕也”。《左傳》襄公三十年“使走問諸朝”，陸德明釋文“走，走使之人也”。故此句話其意即“因而徽侯貢獻了僕役百人”。

伊尹(黃尹)的後代

——武丁卜辭中的黃多子是誰

蔡哲茂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前　　言

在傳世文獻上商湯是由伊尹(又稱阿衡)所輔佐而推翻夏王朝,建立商王朝。“伊尹”又見於春秋時器叔尸鐘,作“伊小臣”。在賓組卜辭中又被稱作“黃尹”,或“黃奭”,或“求(舅)主”。在歷祖卜辭被稱作“伊”、“伊主”、“鼈(舅)主”。根據筆者過去的研究,伊尹之於商湯,猶如姜尚之於周武王,二者都是以舅氏的身份輔佐商周的君王建立新王朝,並且都存在着聯姻關係。姜尚後裔在三百年後的春秋時代依然顯赫,世為齊侯。相較於此,伊尹的後代在三百年後正是武丁時代;卜辭中,武丁對伊尹祭祀之隆重,地位又與先王一同陪祭,可見他的後代子孫,應該還是一個強宗大族,足以使商王以祭祀籠絡之。武丁時代出現在卜辭的人物很多,這當中勢必有伊尹的後代出現,卜辭中的“黃多子”指的正是伊尹的後代。“黃多子”是一個集合稱呼,實質上有哪些人物?最近林宏明《契合集》中已經提出“彗”跟“郭”二人就是“黃多子”成員。筆者認為“黃多子”除此二人之外,應可以再進一步探討。確定商代人物的身份,對於商代史的建構將會有很大的幫助,也有助於瞭解商代統治集團的組成。本文在此提出除了“彗”、“郭”之外,還有“鳴”與“永”二人,他們應該都是伊尹的後代。

一、“黃多子”與“黃尹”

賓組卜辭中有王命“黃多子”出牛祭祀“黃尹”的記錄,如下:

貞：呼黃多子出牛，虫于黃尹。 合 3255(圖一)

裘錫圭先生對此有所解釋：

黃多子跟黃尹顯然有血緣關係，所以商王想讓他們拿出犧牲來祭祀黃尹。黃尹就是伊尹。到武丁時代，伊尹已經死了三百年左右。黃多子顯然不是黃尹的兒子們，而應該是黃族(即黃尹之族)的一些族長。^①

卜辭中伊尹的後代在賓組卜辭被稱“黃多子”，黃族在卜辭中確實被稱作黃，其例如下：

貞：亞以王族眾(暨)黃 □ 王族出西兆亞庚(?)
□ 東兆在 □。

合 14918 正(誠 356)(圖二)

此例中“黃”與“王族”並稱，明顯是指一個氏族。卜辭中的“多尹”是指與王族沒有血緣關係的族長總稱，而“黃尹”在賓組卜辭中已經是“伊尹”的專稱，故在卜辭中就不會再用來指稱現任黃族的族長。卜辭中關於黃族活動的記錄如下：

戊申卜，貞：衷自呼往于豈。

戊申卜，貞：衷黃呼往于豈。

合 7982(旅博 166, 英 709 正同文)

貞：衷黃令戈方。二月。 合 8397(存上 533)

庚子卜 □ 貞：令黃。

貞：□執黃。

貞：□令。

貞：貳啓不其 𢂔 (贊)。

貞：翌乙亥令黃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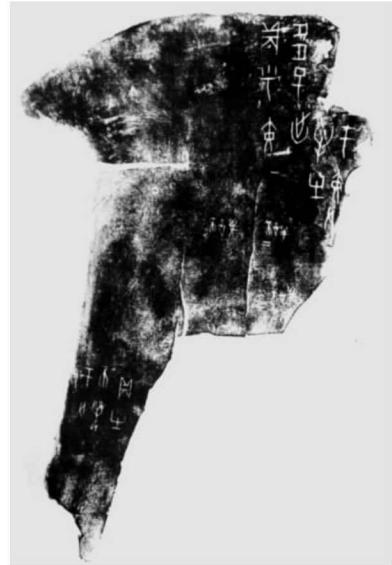
合 7443

貞：□錫黃兵。

合 9468(陳 100)

壬寅卜，爭貞：黃入(納)歲，翌癸 □ 用 □。

合 15482(外 147)



圖一 合 3255



圖二 合 14918 正

合 4302(燕 677)

合 5909

^① 裘錫圭：《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研究》，《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冊，第129頁。

舊說以為“黃”為人名，^①從“黃呼往于皇”對貞“自呼往于皇”來看，“自”、“黃”或可解釋為軍事統帥與黃族族長，固然可以指個人，不過這兩個擁有較高身份的人行動，應有其宗族與部隊同行，也可視作一個團體。另外，合 7982 的同文《英》709 正記載“往于皇”之後的卜問：“弗其及。”這可以證明“自”、“黃”帶着部隊或宗族追擊敵人，而非獨自一人。卜辭中掌管軍權稱自，武丁前期有“自胥”，後期有“自般”，另外武丁前期的出征大將是“雀”，後期為“臯”。又合 7443 記錄令沚戰做黃族的前導部隊，合 9468 中黃族的族長受商王賞賜兵器，合 15482 記載黃族也曾經納貢給商王室。

二、“彗”與“郭”

黃族的族長在卜辭中對應何人？林宏明最近指出“彗”與“郭”二人是黃族的族長：

癸丑日卜問令  或邑並執旛及令彗、郭率領黃執旛。此辭的黃是由“彗、郭”所率領、帶着，所以不會是一個人的人名，可能是指伊尹之族。彗應是伊尹後代在當時的族長或重要人物，所以卜辭也卜問“呼霍（所指仍是彗）以黃奭”（《英》2451）似卜問命彗帶來伊尹神主之意。本書第 299 組於丙寅日既卜問彗以牧，又卜問以二羌侑祭黃奭，“辛酉卜，爭貞：彗以虫族比□往（？）來□”（《菁》11-7）而合 3253 彗與多子同見一版。彗和郭為兩人，《合》8235“貞：彗眾郭弗其以，有取”。又有“丁未卜，爭貞：令郭以虫族尹  （恣）虫友。五月”（《合》5622）^②。

林君引用合 8235、英 2451 以及合 553 為證，能率領黃族執某人者應是黃族族長，其旁證是命彗帶來伊尹神主，若非伊尹之後恐難以做到。“郭以虫族尹  （恣）虫友”關於辭中的“虫（有）”字，甲骨文某人“肩興虫（有）疾”、某人“受虫（有）年”，《書》“民不適有居”，“虫（有）”均相當於後世的“厥”或是“其”。^③ 所以卜辭中“有族尹”即其族之尹，“有友”即郭之僚友。郭能“以”他的家族的族尹，說明其地位較高，應該就是族長。而下引菁 11.7 “彗以虫族”即彗能率領其族長表示他也是個族長。又合 8235 類似的文例見於合 9050 正：“貞：浞暨赫以，有取。”“浞”與“赫”二人都是多馬亞的成員，^④以此

^① 陳邦懷：《甲骨文零拾》，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30 頁下。

^② 林宏明：《契合集》，臺北：萬卷樓，2013 年，第 96 頁。

^③ 參袁金平：《新蔡葛陵簡“大川有沕”一語試解——兼論上古漢語中“有”的特殊用法》，《語言學論叢》，商務印書館，2010 年，第 42 輯，第 367—378 頁。

^④ 關於此二人的身份與關係，詳見拙著：《說殷卜辭的多馬與多射》，《古文字與古代史》，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 年，第 4 輯，第 244—248 頁。原發表於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第四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董作賓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 B1 演講廳，2013 年 11 月 22—24 日。

類推可知合 8235 中的“彗”跟“郭”也是在黃族裏地位相當的兩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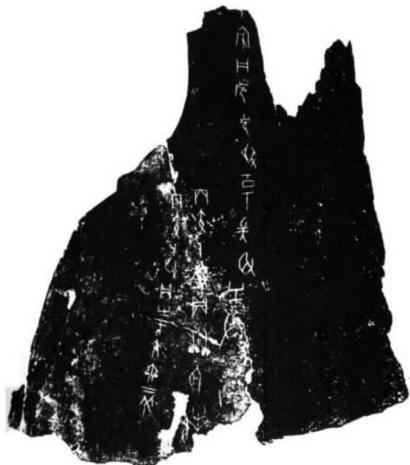
除林君所引三條卜辭外，以下試就卜辭所見“彗”與“郭”的記錄以檢視林說。卜辭裏“彗”有關的記錄如下：

- | | |
|--|---|
| 癸丑卜，賓貞：令彗、郭以黃執魚。七月。 | 合 553(人 B0756) |
| 貞：彗眾(暨)郭弗其以，虫取。 | 合 8235(前 2. 21. 4) |
| 己未卜：徒彗暨郭。 | |
| □勿 □ 彗自郭。 | 合 7056(前 5 - 31 - 6 + 後下 8 - 13) |
| 己亥卜，賓貞：翌庚子步戈人不 。十三月。 | |
| 辛丑卜，賓貞：夷彗令以戈人伐舌方捷。十三月。 | |
| 勿孽年虫雨。 | |
| 貞：舌方弗孽。 | |
| 貞：自般以 □ 虫。 | |
| 允其孽。 | |
| 貞：乎子畫以敖新射。 | |
| 二告 □ | |
| 亡 □ 雨。 | 綴集 108[合 39868(英 564 正、金 522) +
合 39878(英 569)] + 合 5785【張宇衛綴】 |
| 貞：□ 令彗以 戟 □ 。 | 合補 1249(懷 B0958) |
| 辛酉卜，爭貞：彗以虫族比 , 往(?)來 □ 。 | 菁 11. 7 |
| 乙酉貞：王其令彗以 □ 比鯀白 (贊) | |
| 王事。 | |
| 乙酉貞：其令彗告于 □ 。 | |
| 彙編 2[合 32916(明續 B2312) + 明後 B2452
(南明 472, 合 32917 同文)] | |
| 乙丑卜，奚貞：令彗暨鳴以束尹比 (贊) | |
| 事。七月。 | |
| 合 5452(前 7. 23. 1)(圖三) | |
| 辛巳卜，貞：王惠彗令以束尹。 | 屯南 3797 |
| □ 彗令以 戟 于 鹿。 | |
| 合 32920(合 32996, 32997 同文) | |
| 束尹、彗。 | 合 32967(掇一 431) |



圖三 合 5452

丁亥卜，賓貞：惠彗呼小多馬羌臣。十月。 ^①	合 5717 正(陳 116)
戊戌貞：彗異隹其亡界啓。	合 32915(明後 B2558、南明 418)
易彗告。	合 16460(林 2.20.4)
□彗來□。	合 210 反(人 S367b)
戊子彗丁。	合 23680 反(京 3465 反)
□暨彗。	合 32919(人 B2161)
□貞、彗取豕。	合 28197(粹 1595)
□又來彗以□。	合 32000(明續 B2682)
□旤比彗閑。	R028593
丙戌卜：彗尊于宗。	合 34056
□彗以虫□。	合 862(林 1.29.11)
庚戌卜，貞：彗不乍艱。	合 7188(粹 1245、京 1181)



圖四 契合 299

□□卜，賓貞：曷、克、般、工 丁 采 取 虫 (有)芻。	
丙寅卜，爭貞：彗以牧。	
丙寅卜，爭貞：虫(侑)于黃奭，二羌。	
	契合 299
[合 409(續 2.19.1 不全、天 36)+14911 (南師 2.68、外 3)](圖四)	
尋彗。	合 32489(粹 740)
癸亥貞：其彗人。	懷 B1595
貞：征彗出。	合 19338(林 1.7.21)
丙午卜，中貞：彗其呼賈，其友若。	

《殷墟甲骨拾遺(續五)》第十六片^②

另有作地名的用法，辭例如下：

乙巳卜，□貞：彗受年。	合 9789(簋歲 4)
-------------	--------------

① 焦智勤《殷墟甲骨拾遺(續五)》第十一片有“□亥卜：□保瞽□呼小[多]馬[羌]臣”，應為“保”、“瞽”二職亦能呼小多馬羌臣的例子。焦智勤：《殷墟甲骨拾遺(續五)》，《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 11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 250 頁。

② 焦智勤：《殷墟甲骨拾遺(續五)》，《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 11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253 頁。

乙巳卜，亘貞：彗不其受年。
于彗受年。
□亥卜：□□今夕□田(憂)在彗。

合 9790 正(前 7.43.1)

合 9780(粹 863)

合 31579(續 4.17.7、簠地 3)

與人物“郭”有關的卜辭舉例如下：

癸丑卜，賓貞：令彗、郭以黃執扇。七月。

合 553(人 756)(圖五)

貞：彗暨郭弗其以，虫取。

合 8235(前 2.21.4)

癸卯卜，賓貞：令郭茲在京奠。

貞：易□奠。六月。

合 6[甲釋 208(甲 3510+甲 3517)+鄰初下 29.2(京 1681)]

□令郭曰犬征田。 拼合 2(合 4037+英 835, 英 834 同文)

□卜，氣令郭暨□。十三月。 合 4857(人 B0949)

□卜，貞：令郭暨□其卒，翌日□。 合 4858

壬申□郭若。 合 4859

辛丑卜，貞：郭□田(憂)。 合 4860

貞：郭亡田(憂)。 合 4861(明 224)



圖五 合 553

丁未貞：令郭以虫族尹^中(毖)虫友。 合 5622(前 7.1.4 不全、林 2.7.6、通 557)令郭以多射衛示呼^子(毖)。六月。 合 5746(後下 25.8)

貞：郭亡其□在鼓。 合 8289 正(燕 681 正)

己酉卜，貞：其匱郭于丁，不。

癸丑卜，賓貞：于雀亡(匱)①郭。

癸丑卜，賓貞：匱郭于丁。

甲子卜，貞：蓋牧禹冊，^丁單。呼取虫屯。

□壹弗遭虫田(憂)。五月。

貞：尋乘雨于□。

背面：□郭^匱(殤)。 合 13515(乙 8935)+史購 46【張宇衛綴】②

① 此字作“亡”，從上下辭例來看，應為“匱”字省略，疑補刻後發現空間不足而省略。

② 張宇衛：《甲骨綴合第五十一五二則》，發表於“先秦史研究室”網站，2012 年 3 月 16 日，<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599.html>。乙 8935 的發掘號是 15.0.375—15.0.381，屬七片拼合而成，然其內容與其它十五次挖掘甲骨內容不類，反而接近於一到九次發掘的甲骨內容，疑整理時發生錯誤所致，可能原來屬於一到九次發掘的成果之一。